

小人物的故事 草莽间的大历史

西部草莽

——一段尘封的乱世恩怨

汪忖芝 著



YZLI0890122196

中国书店

西部草莽

恩怨的乱世封王

汪世昌 著



YZLI0890122196

中国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部草莽：一段尘封的乱世恩怨 / 汪付芝著. —
北京：中国书店，2011.12
ISBN 978-7-5149-0237-2

I. ①西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0784 号

书 名：西部草莽
作 者：汪付芝
出 版：中国书店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
邮 编：100050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印 刷：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规 格：700mm×980mm 16 开本
18 印张 373 千字
版 次：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149-0237-2
定 价：32.80 元

第一章

民国二十五年农历八月二十八这一天下午，在年仅十八岁的解旺子吃午饭之际，家里六口人瞬间被埋在了山沟下。

惨剧发生在甘肃西部的环县山区。在甘肃的版图上，环县像一片被蚕食过的树叶跻身于重山万壑之中，山套山，沟对沟，人烟稀少，走上大半天，碰不上一两个人。由于环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，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，多风干燥，气候恶劣，旱、雹、风、冻、虫五灾俱全，尤以旱灾为重，缺粮少水是这个县的基本特征。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地方，却发生了一次少有的涝灾。这年，环县下起了罕见的阴雨，截止二十八日这一天，已经持续了二十几天。

连绵不断的阴雨，像张竖织的网，网住了沟壑和河道，也网住了一座长方形的崖庄院。这个崖庄院坐落在一个咀子形的山边，靠北面南有五口窑洞，这就是解旺子的家。这天上午，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一间窑洞里突然传出一阵悲怆而浑厚的歌声：

解老汉我活了几十年，
这沟出那山下过着一天又一天，

头白了背驼了日子还没改变。
只要身体硬朗解老汉我从来不弹嫌。

我爱这山沟啊，一辈子都这么留恋。
可这老天爷呀，动不动就给你使个心眼，

不是天灾就是人患，
我们的日子啊，总遇到一些灾灾难难。

老天爷呀，您行行好吧，让我解老汉多活几年，
我的孙儿还小哇，还需要我解老汉来照管。

啊啊啊啊啊啊哎哎哎哎……
唱段子的人是解旺子的爷爷解世泰。解世泰曾经在一个叫“三胜”的戏班里唱秦

腔小生。一次演出途中，戏班遭遇土匪的抢劫，在逃跑中驴车不慎滑下了山沟，解世泰摔坏了腿，成了瘸子。瘸子是不能登台演出的，他就被戏班辞退了。后来，听说族人解长春领一杆人四处唱皮影戏，在方圆几十里很有名头，他就找到解长春，想加入他们的班子。看他曾唱过秦腔有一定的唱功，解长春就收了他。如果说秦腔是一门源远流长的舞台艺术，皮影则广泛流传于民间，它以说唱挑偶为主，具有不同的风格。解世泰进入皮影班子后，勤练挑偶，转变唱腔，很快就掌握了皮影艺术的要领。解家皮影班子也因为他的参与很快就名传百里，经常在宁夏、陕北等地走场演出。

有一年，他们在银川一个小茶馆里演唱皮影时，有两个骑兵来到茶馆前，邀请戏班子去府上唱皮影。解长春一行便跟着去了。骑马人将他们领到一座两院三进的大宅院内，里面富丽堂皇，堪比皇宫。宅院的主人原来是一位马姓王爷。

当夜，明月当空，全府上下二十几口人看他们演出。解世泰两手挑十个影偶，有旦角相生，姑娘丫头，王公大臣。如《大闹天宫》等戏中的众多人物，他仅靠两手十个指头便可担当，在亮子上翻飞对打，一举一动皆栩栩如生。他逢旦角唱旦角腔，演到丑角唱丑角，一个人，一双手，便舞出了一台戏。这一双手在亮子前挥洒千秋，献尽风流。唱到抒情处，全班子人一齐唱出来，或铿锵流畅，或婉转深情，如行云流水，听得人若醉若痴，流连忘返。看到精彩处，竟有人探到亮子里面去看，到底是影偶活了还是人挑着它动。临走前，王爷为戏班题字：“陇东绝唱”，还送他们一把二胡和一个彩绘的戏箱。

他们独特的地方声调，很快被传唱开来，人们称之为陇东道情。他们走到哪里，就把热闹带到哪里。如顺口溜说“解家班子来溜溜，看上十遍不想走”。

进戏班唱了十几年后，解长春去世了，解世泰就挑起了皮影班的大梁，逢春秋两季闲时，就带他的孙子解旺子和几个徒弟，走村串乡地演出皮影，挣点粮食或银两补贴生活。然而，从去年开始，他们很少去演出了，因为环县又遭遇了年馑，庄稼几乎绝收。在这样的境况下，人们肚子都吃不饱，更没有心情看戏了。解世泰老人终日待在家里，心头不舒坦时，就吼几声皮影调子，打发打发心情。

此刻，老人望着灰蒙蒙的天，想到干旱了一年多好不容易等来几场雨，让秋收有了盼头，却又被这烂了肠子似的阴雨给下没了。刚长了几尺高的高粱终日在雨水里泡着，冬麦子又下不了种，不禁忧心忡忡，以歌当哭，唱了起来。

解旺子听着爷爷的悲歌，回想起这几年来奶奶、爹、嫂子、三岁的小侄子和二妹妹相继饿死的情景，不禁悲从心生，泪水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。他想，如果今年再收不到庄稼，可能又有谁要被饿死了。全家十二口人，如今只剩下爷爷、妈妈连同哥哥姐姐弟弟共七口了。弟弟头大脖子细，已经三岁了却还不会走路，只能爬行。昨天妈捋回来一筐莲花白，打算煮熟后拌着玉米糊糊吃。弟弟看见后哭着要，妈给了一片，他就拿着莲花白叶子生吃起来，看得解旺子心里疼。他想，等雨停后，一定要出山去讨饭，给家里讨回一点粮食来。

听到爷爷唱“让他多活几年”，解旺子下意识地望了望瘦骨嶙峋的爷爷，感到他似乎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危险。爹被饿死了，全家老少都靠爷爷撑着，如果他再倒下去，一家人可咋办？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爷爷死。想到这里，解旺子抹去眼泪，披上麻袋，带上草帽和弹弓就出去了。

这是八月二十八日中午。

这些年，每遇饥饿，解旺子就往山里钻，寻找天上的麻雀、地上的野兔。他狩猎的工具一般是弹弓。从解旺子懂事起，就发现家里总有几把或大或小的弹弓。爷爷制作的弹弓不是一般孩童玩耍的弹弓，而是具有弓箭的结构和威力的武器。从外形上看，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和牛皮筋，但在操作时只要有力度，只要把式准确，一弹出去，准能把奔跑的兔子和飞翔的麻雀打翻。自然，弹头多数是他精心挑选的石子。经常用弹弓打猎，无形中，也锻炼了解旺子的弹射弹弓的技术。石子对付麻雀可以，但要一下结果野兔的命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，这自然需要一定的技术。解旺子经常能用弹弓打死野兔等动物，可见其手法就非同一般了。这些年，他给家里打了多少野兔和麻雀？连他自己也不想计算。

现在，解旺子在庄前庄后的树上盯。雨下得他睁不开眼睛，但只要听到鸟叫声，瞥见它们的影子，总能一弹弓将其打翻下来。两个多时辰后，解旺子提了五只麻雀两只野兔回来了，解世泰老人就给麻雀身上糊上泥，架起柴火烧了起来。

有了吃的，弟妹们停止了哭闹。这时，解旺子又开始缠着爷爷让他讲那三根鸡毛的故事。那是长年累月插在炕对面墙上一根竹子上的三根红黑相间的鸡毛，解旺子弟妹不止一次地要过这个东西，都被爷爷拒绝了。解旺子想，它们一定是有特殊的用场，但爷爷从不对他讲。

见他再次问起，爷爷终于开口了：“那是民国四年做的鸡毛。别看那只是三根鸡毛，可在当时代表的是信，是人心。”见解旺子被自己的话题吸引住了，解世泰就回忆起那段往事来：“那一年，就像去年到今年前季一样，天大旱，颗粒无收。陇东镇守使陆洪涛以禁烟筹饷为名，专门成立一个验契局，征收各种杂税。给每亩地加征二两银元。地多家厚的人加收这点银两算不了啥，但那些地少家境困难的人本身都过不了年谨这一关，加上政府这么一勒索，连度日子都难了。当时，咱们全家和你大爷一家在一起过活，你大爷家里已经饿死了三口，没办法了，你大爷出面和陆洪涛委派的警备队队长魏锋据理争辩，不想和人家发生了口角。魏锋为了杀鸡给猴看，将你大爷以刁民野夫之名，吊在树上一顿毒打。当时围观的人很多，因为你大爷平时老实本分，在村里人缘不错，这样一来一下子激起了民愤，人们都开始扔石头土坯打魏锋。魏锋在慌乱之中开枪打死了一个朝他扔石头的人，这一下人群更像炸开锅似的怒了，当场就将魏锋打死了。过后，男男女女们手拉手，聚集到乡验契局，砸坏门窗，在乡里大闹了一顿。那天，警务局也抓了不少人，为了解救那些被抓的人，人们都商量到县城示威游行。为了不暴露发起人的姓名，有人就想出

了用鸡毛传信的办法。”

解旺子听到这里，好奇地问道：“鸡毛信？用鸡毛咋当信呢？”

爷爷说：“写信不方便嘛，多数人识字，而且还不安全。用鸡毛信，既方便又安全。就是给传单上插上三根鸡毛，秘密插到另一家的树上或者门缝，收到鸡毛信的人就知道有人搞活动了，如果愿意，就把鸡毛传贴到另一家。这样一来，还真灵验，等到出发的那天，所有收到鸡毛的人都上阵了，他们扛着镢头，包围了县城。当时的县长李维叫来一名团总维护现场，被大伙抓住剥了衣服，用枣木棍子打死，后举在空中。县长见抗税的人越来越多，只好站在城墙上，向大伙告饶，说将请求上级停止办新税。抗税的消息传出后，各县都采取了这个办法，那势头像水一样一下子席卷了咱们陇东。咱们环县的张九才还为此成立了一个抗税起义军，在民国五年攻打庆阳县城。虽然张九才后来失败了，可鸡毛传信引起的事件人们是无法忘记的。从那时候起，一旦遇到官压百姓、土匪入侵的事情，家家户户都赶紧通过鸡毛信互通信息。咱们家在山头，住得高，看得远，大伙便委托我平时多注意点，有啥事情就给村后传鸡毛。为这，你大爷手里制作的这个鸡毛信，我一直留着。”

解旺子又问：“我大爷那么闹了一场，最后把税降下来了没？”

解世泰说道：“降了一点，但没过几年，又涨上去了，每亩地还涨到了八元。你大爷有了上一次那个经历，这一回就豁出去了，主动带头抗税，还联合了华池、合水的乡民，很快就形成了几千人的队伍。各县县长调集了兵力来镇压，那一次，你大爷作为农民暴动的头子，被抓去吊在树上，活活给打死了。”

“我大爷是被打死的？我只记得他受伤，以为是从沟里掉下去了呢。”

“那时候你还小。再说了，这种事情，家里人咋说呢？”说到这里，解世泰老人眨巴下眼睛说道：“从你大爷的事上，我看透了，人要和官府硬碰，是碰不过的。即使官府做得不得人心，但人家不转方向，谁也没办法。尤其咱们老百姓，你风头出得太狠了，就成了刁民土匪，随便一个帽子扣下来，你就是罪人。后来有人劝我和你爹参加红枪会，我说我们这个家，除过唱段子，对啥也不感兴趣，谁的队伍都不要参加。这年头，据说咱们陇东光跑贼的队伍大小就有五十几支，最出名的是陈圭璋，听说那娃当年是被庆阳团总谭世麟逼上梁山当了土匪，还打了个甘肃义军混成团的名义，到处打家劫舍，抢人杀人。咱们陇东的七个县，都被陈圭璋跑贼跑遍了。除过陈圭璋之外，还有其他跑贼队。你的一个表哥就在一个姓张的跑贼队里，到处流窜抢劫。据说在合水一个堡子上就杀了七十多人，那个堡子住的都是景姓人，整族人几乎被跑贼杀光了，抢劫了几十石粮食。”

“爷爷，警察局镇压大爷这些抗税的农民，为啥不镇压跑贼的土匪呢？”解旺子此时浮想联翩，不禁问道。

“咋不镇压，也镇压哩，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，都镇压跑贼哩。只是跑贼的太多，镇压不过来啊。有的人儿女多，没粮食吃，日子实在没办法过，就将自己

的娃送进了跑贼的队伍。因此，这一撮跑贼的被打下去了，那一撮又起来了。为打跑贼，陕甘宁三省成立了一个独立师，下设四个团，专门剿匪。这四个剿匪团有的驻守在三岔，有的驻守在南梁，有的驻守在安边，有的驻守在曲子。尤其那个南梁剿匪团最出名，消灭过几撮土匪队伍。除了南梁剿匪团，驻守在合水西面的一团国军对跑贼也盯得比较紧。那个团总叫郭辉，听说那人手下有五六千人，人们都称呼他为郭司令。这个人听说比南梁剿匪团还厉害，消灭了好几个跑贼的队伍。”

解旺子喜欢听爷爷讲故事，不论是很久以前的，还是当下里正发生的，爷爷一旦讲起来，总滔滔不绝，使人在听故事中不知不觉地忘记了饥饿。这会听爷爷由鸡毛信讲到了土匪与剿匪团的事，就情不自禁地顺着他的话题询问起来。

“这么说，合水的那个郭司令，比南梁剿匪团还厉害了？”

解世泰老人道：“人家是国民党四十四军，守着咱们陇东的西南大门。他的实力比独立师下设的四个剿匪团都大。这个司令我见过，当年在宁县演皮影时，碰见他骑着马，领着一千队伍走过。那人年轻，长得白净，听说老家在宁县，是个大财东出身。陈圭璋死后，他是咱们陇东军中最大的一个官。”

“爷爷，那郭司令为啥不和南梁剿匪团联合起来剿灭土匪呢？”

解世泰老人微笑地说道：“这两支队伍是两个党嘛。除过咱们环县和华池，其他五个县如庆阳、合水、正宁、西峰和宁县，都属于国共统管。国民党在这五个县都设有县政府，在县城设有警务局，在乡上设有警察所和保安队。国共双方都驻扎了一些部队，那个郭司令，就是国民党的部队。在国民党统治咱们陇东的同时，共产党员也开始在陇东活动了。最早宁县出了个王孝锡，那娃家道好，在西安上的国立大学，后来回到咱们陇东，在宁县成立了共产党组织，闲了就给群众讲国内外大事，讲井冈山革命，讲蒋介石打吴佩孚、张作霖的事情，我在合水演皮影时，就听过他的演讲。后来，听说这娃被国民党杀了。王孝锡死后，又来了刘志丹、习仲勋、马锡五等人。开始，刘志丹在这个地盘上不好混，想和陈圭璋结盟，共同闹革命。后来看陈圭璋的部队大都是粗夫野民出身，伤害百姓太多，作风不好，就从陈圭璋的队里分了出去。刘志丹和其他跑贼的人比起来，当然受穷人欢迎，他们专门打那些欺压百姓的地主和官府豪绅，并且将弄来的土地和物资都分给穷人了，因此一些穷苦百姓都跟着刘志丹。这样一来，陇东就有了两个党，两支队伍。一个是红军，一个是国军。”

“两种队伍中，谁的势力大一些？”解旺子又问。

“肯定是国民党了。除了合水的郭辉，还有庆阳的谭世林，两个人占据着陇东的主要地方。刘志丹他们，只是在咱们环县和南梁这一带活动，无论地形还是其他方面，都没法跟人家比。另外，国民党虽然经常打击跑贼队伍，但有时候也反过来联合跑贼队伍打击共产党。如民国二十四年，郭辉联合谭世林、陈圭璋，将刘志丹的队伍堵截到河连湾，差点给打完了。国民党喜欢跟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；而共产

党喜欢结盟穷人，比如那些与官府抗拒的‘红枪会’‘哥老会’等一些由农民组织的队伍，两党的队伍做法不一样。”

“那你说说，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支队伍中，老百姓更喜欢哪一边？”

“作为咱们穷人，肯定喜欢共产党队伍。他们对穷人和善，不像国民党或其他地方官僚那样，欺压穷人，征粮赋税时暴征横要。共产党虽然也要求赋税纳粮，可他们的做法不一样。即使跟地主财东要粮食，都会给人家打借条。前年，驻守在南梁的剿匪团跟马财东借粮食时我在场，人家方团长当着好几人的面给马财东打了借条，说等环县解放了给他还粮。而国民党就不管你穷富，只要征粮统统都得往出拿。咱们这个地方，毕竟穷人多嘛。所以人们还是更喜欢共产党。你看刘志丹在咱们环县搞兵运，支持的人就多，不是主动送粮食，就是提供牛马牲口。连妇道家，都给做鞋送哩。咱们也送去了几斗高粱，几双鞋呢。”

“爷爷，那你送我去参加红军吧，我不唱皮影了。你说红军看得起穷人，我到了红军队伍里，还有饭吃，能给咱们家省一口粮食。”

“这个我不是没想过。可是你参了军后，就没人跟我唱皮影了。我一辈子爱拉爱唱，带了不少学徒，现在死的死，走的走，跟前也没几个人了。你有能拉会唱的天赋，我总想让你守住这个东西，别丢了。将来我死后，咱们解家还有你这个皮影人。我唱了大半辈子戏，现在又学得皮影这门手艺，总想把你往戏路上带一带，一是图你把我的手艺传下去，二是你也能靠它混个日子，打发下心情。你唱腔好，又识点字，是个唱皮影的好坯子。因此就算再困难，我也不舍得让你去参军，想让你跟在我身边唱皮影。”

听到这里，解旺子也觉得爷爷说的都是事实。现在皮影班算上他和爷爷也只剩四个人了，如果自己再一走，那以后这个班子就搭不起来了。即使另请别人，也不一定能和爷爷配合得好。虽然这两年由于年谨演出少了，但在往年，只要出去就会有点收入。爷爷说，年谨再严重，也有挺过去的那一天，而只要他活着，就不会放弃唱皮影。既然爷爷都放不下，自己又怎能放手呢？

在爷孙俩无限的悲苦和忧愁中，缠绵了几十天的阴雨终于渐渐停了。解世泰老人出门一看，激动地大声说道：“天终于开恩了，北边放起亮来。这些日子一直是东边和南边放亮，北面的天从没开过。看样子，天肯定要晴了。”

解旺子即声应道：“我去看看，玉米的根蘖了没有？”

爷爷忙阻住他：“现在不能进庄稼地，等地干了才行。地被雨泡软了，不小心就会把庄稼根踩死。再说，地也会被踩得结板，等地干了我再去。”

解旺子看着地上的一洼洼水坑，闻着潮湿的泥土气息，感到肚子又咕噜起来。刚才爷爷的讲述让他暂时忘记了饥饿，这一提到庄稼，他的肚子就神经质地叫了，于是开始催着母亲赶紧做饭。

二十八日下午，解旺子的妈和姐姐做熟了饭。那是黄米和土豆熬成的稀粥。解

旺子妈先给解旺子的妹妹和弟弟舀了饭，才转身给其他人盛，而解旺子几乎是最后一个端起碗的。正在这时，所有人都听到黄牛突然发出哞哞的叫声，且一声比一声大，仿佛遭了刀子割，发出令人惊悚的嚎叫。

这年头，人饿得失了形，牲口的日子也不好过。许多人家把牛卖的卖，杀的杀，只留下一两头用于耕作。在山区地带，牲畜依然是主要的劳动力，没了它们就种不了庄稼。因此解家人即使饿得吃麻雀，都不敢把家里最后一头牛吃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平日里牛即使偶尔叫起来也都有气无力的，此时却发出了这样的叫声，使人不免觉得有点异常。

“旺子，你出去看看牛叫得咋哩，是不是缰绳开了？”解世泰老人使支道。

解旺子出了大门，见拴在槽上的牛拔了橛，看见他后竟转头往坡上跑。解旺子赶紧去追。

解旺子的家坐落的地方是个名叫龙头弯的山咀，面南，临沟，因为趴在群山中间，远远看去仿佛一条沉睡的龙。龙身两侧铺满了山地，虽说有一百来亩，可尽是些坡地、洼地和条条地。龙身后面被一座山梁横切，一条蛇形的山梁逶迤过来，穿越龙身，直至庄前。庄子南面，有一条一马车宽的坡道，这家人就是从这条坡道上上下下。由于地势独特，这个山咀上只住着解旺子一家，平时也很少有外人走动。每当黄昏来临，从庄畔上的几座烟囱里冒出的缕缕青烟，才可见人家气息。

见牛屁股一撅一撅地从坡道上往上跑，解旺子纳闷，牛整天只能吃到草，一点饲料都没有，哪来这么大的劲儿呢？这会跑得他都赶不上。

一直追上了坡，见牛朝东面跑去。那里是一片泥泞的豆子地，疯了似的黄牛正在豆子地里朝前跳跃。尽管解旺子两腿发软，但他还是加大步子去追，怕豆苗被黄牛糟蹋了。就在他刚跑到地里时，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似乎是脚下颤动，接着好像天也在摇。他身子一个趔趄，头开始一阵阵发晕，心里也上下翻腾起来。他有意识地朝牛瞥了一眼，就在这一瞬间，远处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坍塌声，那声音好像从对面的山崖里发出，震得人头皮发麻，几近心脏爆裂。

解旺子被震蒙了，他定了定神，回头看去，发现一柱尘土正从地上扬起来，瞬间遮天蔽日，浩浩荡荡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淹没了。在眩晕中他感觉到脚下的地在微微向后滑动，于是下意识地往前走了几步，便发现面前出现一条豁口，就在自己前方几尺远。豁口的另一边，成了一大片还在被尘土笼罩着的土洼。解旺子清楚地记得，就在自己踏进豆子地之前，豁口那面还是自己的家呀，可现在，院畔的围墙哪里去了？解旺子使劲眨了眨眼睛，力图看清楚尘土弥漫下的家园，可任他再怎么眨眼，窑洞、整个院子都消失了。

解旺子如在梦中，他朝周围看了看：南面那皱褶似的山还在；东面的豆子地也在，引他上坡的那头牛还埋头在吃着草；北面的山梁也在，上面的荞麦已经长到半尺高了，被雨水打得东倒西歪，一片狼藉。解旺子从东南西北看过去，往日的一切

都好好的，唯独他家的院子不在了，连同坡口几棵大杏树都消失在了巨响之中。

解旺子揉了揉眼睛，再次朝前方远处看了看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太阳的脑袋已从西边的云层里探了出来，更清晰地照射着眼前的一切。他想，已经几十天都没见过太阳了，而这时候能看到，说明自己不是在梦中，正实实在在地站在一个突然出现的豁口前。豁口像张晕红的网，不断地冒出纷扬的尘土。网下持续发出着坍塌的巨响。解旺子透过那网看下去，的确是一片正在滚动着碎石的土洼。

解旺子这时才明白，他家整个都已经滑到沟里去了。那地动山摇的响声，就是整个院基下滑时发出来的。他爷爷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和妹妹都跟着被永远地埋到土石下面了。而他自己之所以没一起滑下去，全凭家里这头惊炸了的老黄牛救了他，引他跑上了坡，才有幸躲过了这巨大的劫难。而平时蹒跚木讷的黄牛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候惊炸？解旺子说不清楚，也来不及去想。他只意识到，家人全都被黄土埋了。当这个意识闪过脑子时，解旺子的神经猛地一抖，突然惊醒过来一般，痛彻心扉地哭喊起来：“妈呀，天哪，我的家没了，我的妈不在了，爷爷啊，妈呀——”解旺子心里有多恐惧，他已经说不清了，唯有声嘶力竭地叫着，叫到肠子要挣断了，眼珠子要滴出血来。可苍茫中，除了山崖的回声，再也听不到一个亲人的回应……

解旺子家所在的村子隶属于陕甘宁边区交界处毛井乡，北靠宁夏，南达陕西，离环县县城上百里，毗邻华池和合水县。这里沟壑纵横，山梁起伏，常常几公里方圆内渺无人烟，是环县最偏僻的地方。

但这会，在解旺子的泣喊中，不到几个时辰，蛙居在各山头或山背晃的村民们都扛着镢头铁锹从四面八方跑来，想要挖山救人。

极度的恐惧与狂喊，使解旺子的声音渐渐发不出来了，再使劲也无济于事。他只能大张着嘴巴，在滚滚的泪水中，跪在黄土堆前拼命地刨着。

“妈……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啊，妈……”

持续的哭喊使得他舌头发青，嘴唇上混着血水和泥土，大张着任凭无限的悲苦从胸腔里涌出来。可他的手一直没停过，一捧捧黄土不断从他身体两侧飞出。

虽说阴雨绵延了几十天，可当地底下被挖开时，湿度也不过几尺深。现在山头大面积垮塌后，其干燥的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。董志原本就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地方，出事的地方正是黄土堆积。因此被掩埋在黄土下的六个人，究竟离他们有多远？谁也说不清楚。

尽管如此，解旺子还是像只渺小却顽强的野兔，在巨大的土洼里不停地翻刨着，他正承受着多大的悲痛，随之而来的急躁怎样吞噬着他的内心？从他几乎要喷出来的眼睛里就能看到。忽然，这双眼睛就发直了，一个趔趄倒了下去——

解旺子昏迷了，昏倒在了世界上最厚的黄土堆上。

第二章

解旺子再次睁开眼时，看到身前围着几位乡亲，其中一位婶子递过来一只装满干粮的布袋子，说：“旺子，你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大伙儿心里都难过，我一想起来这眼泪就止不住，可惜了你们这家人呀。唉，可这是老天爷作的孽，再哭再悲也没法了呀，你带上这些乡亲们凑的馍馍和饼子，去寻条活路吧。至于你爷爷和你妈他们，看来老天是要他们一辈子守住这黄土地了，全村上下几十人挖了整整三四天了，一个都没挖到，唉，怕是没指望了。”

解旺子的眼泪早已流干了，深陷的眼窝里凝固着呆滞。他蠕动着干裂的嘴唇，想说什么，但似乎舌头哽在了嗓子里，怎么也说不出口，于是只好点了点头，眼里萌出了一层感激。

“娃，你要想开些，这是天意，谁也没办法。你家住的这个山头，本身像个龙头，咱都叫它龙头弯。可能是沉睡了千年的龙要抬头了，这一翻身，就让你家整个被埋进去了。你太爷当年真不该把院子压在了这个龙头上，这可真是让全村人的心都随着翻到沟里去了。娃，你还年轻，另去找个安身之地吧，出去了说不定还能碰到好人。大难过后，往往定有大福。表叔盼着你能遇上贵人，过上好日子。”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抚着解旺子的头说着。

解旺子挣扎着抬起身子，朝这些送别他的乡亲们跪了下去，将头重重地磕在地上。他心里知道，这些干粮，是多少人的口粮啊。他心里发誓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好好做人！如果将来能有返乡的这一天，他要逐门感谢这些好人！

解旺子带着这些干粮，越过山梁，离开了这个伤心地。

当下，解旺子正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川道里。这里曾留下他和爷爷并行时的足迹，那时前方的路是清晰的，可现在他的脚印里写着的唯有无尽的茫然与孤独。望着重重叠叠的大山，解旺子心里一片茫然，只有往前走，不敢停留，怕再也没有勇气站起来。以前跟爷爷走山路，他不觉得累；现在，他浑身只剩下了虚弱。每迈一步，都无比沉重，每一步，都将自己和亲人拉得越来越远，尽管再也见不到他们，可恍惚中总觉得他们还在山那头，牵着自己的心，拽着自己远离的步子。终于看到山口了，那里连着一一条通往南面的土路。他紧朝着这个方向走去，刚

出山口，随着叮叮当当的铜铃声，前方来了一辆毛驴拉着的木车，车后板上用草帘子捂着一层什么。前方坐在车辕上的是一个头扎白毛巾的中年人。解旺子早已疲累至极，眼见了驴车，来不及跟赶车人打个招呼，便扒上车，一头扎了下去。

“啪！”冷不丁，他身上便挨了一鞭子。旺子委屈之中抬起头，刚想说什么，那赶驴人先道：“你看你身下是啥东西？”

解旺子揭开草帘一瞅，吓得一下子弹坐起来。原来草帘捂着的是一具脸色蜡黄的青年尸体。

“是我娃。”赶驴人回头说。

解旺子身子骨正虚弱，经这一吓，一倒头从驴车上栽了下去。赶驴人忙将牲口喊停，跳下车就去瞧。好不容易把他身子扶正了，见他一脸苍白，已然昏迷过去，忙掐他人中，连声唤着：“孩子，醒醒，孩子。”

一片混沌中，解旺子慢慢睁开了眼睛，额头上随之渗出亮晶晶的汗珠。看他正慢慢清醒过来，赶驴人也舒了口气，边给他摩挲着胸口，边感叹说：“还好没啥事，看你也是咱庄户人家的娃娃，没想到胆子这么小。”顿了一下，他又想起什么似的问道，“娃你走到这山口来做啥，还没头没脑地就往我车上扑？”

解旺子一点点地从模糊的意识中剥离出刚才发生的事情。赶驴人的关切让他离家后再一次体会到亲人般的温暖，也让他连日来堆积的无助和悲戚一下子涌上心来。他禁不住哭诉出来：“叔啊，你救救我吧——”

重被扶上了车，解旺子开始涕一把泪一把地向赶驴人述说他家的惨遇。那人听完，遂问：“这么说来，你的爷爷莫不是叫解世泰？”

解旺子见他知道家里人，忙说：“是啊，我爹叫解平安。”

赶驴人回头瞧了瞧解旺子，有点诧异道：“你真是解世泰的孙子？我曾经见过你啊，咋长得不像了呢？”

“你认识我爷爷？”解旺子吃惊地问道。

“咋不认识呢？我以前还跟你爷唱过几年皮影哩。后来，由于家里的拖累，我走不开了，就没再去。后来有一年，我去你们家，那时你刚七八岁，还光着屁股呢。十多年没见你，一下长得都认不来了。这么说，你爷爷都……”

“家里人都没了，村里大人们挖了好几天，一个都没挖出来。”

“我的天哟……”赶驴人听到这里，似已没有气力再往前了，便停下来蹲在路边，揉了揉眼睛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唉，多好的人，咋就遭了这么大的难啊……我活了大半辈子，经常见山上掉土滑石，可还没听说过把整个家园滑下去的事情。这真是闻所未闻啊……”

解旺子见状，又一次悲从心来，抹了把眼泪说：“晌午的时候，爷爷还在给我讲过去的事，一眨眼的工夫家里人就都没了。”

赶驴人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他唱了大半辈子神戏，给多少村村寨寨带去了欢乐和

喜庆，积了一辈子德。老天爷咋就不长眼呢？能把他全家都灭了……”

赶驴人看上去也很悲伤，他吧嗒一会烟，才对解旺子说道：“娃，你今天遇上我，可能是你爷爷的意思。你就跟我走吧。看你虚成啥样了，叔回去给你补补身子。我以前跟你爷爷在皮影班子拉胡胡，人都叫我王胡胡。我家在米脂，还远着呢，从小鬼身边跑出来的人，别怕身后有个死人了。”说罢，又站起，赶起了驴。

“叔，我走上，你坐吧。”

“你坐上，你别管我。我走一会儿。这会儿是慢坡，驴拉不动，叔拉你走。车上有个活人，我走起路来也精神。”

一条车辕宽的土路绕山穿行，时平时陡，弯弯曲曲，加上驴脖子下的铜铃，驴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前行，驴脖子下的铜铃咣当咣当地响个不停。

解旺子坐在死人身边，尽管大白天的，心里还是一阵阵发毛。他不止一次地看向这个草帘卷着的尸体，犹豫了几次，才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叔，你娃咋了？”

“前天打仗时给打死了。”

“你娃是哪个部队的？被谁打死了？”

王胡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别问了，人死了，说顶啥用呢？不过也好，我娃刚死，骨头还没冷，就遇见了你，你我认识，这是天意啊。”

解旺子想，这真是天意，如果不遇到这个人，自己还能走多久？说不定要昏倒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啊。

天刚擦黑，王胡胡带解旺子回到了家。

王胡胡的家在一个山坡上，三只窑洞，窑洞前有个比较宽阔的院落，院子下是山台，山台上种着豆子、高粱什么的。院子左面是一块手掌形的地，地里长着一片正在结籽的荞麦。荞麦地下面有个低土坎。在土坎的东面，王胡胡拎着灯笼连夜和解旺子在这里挖了墓坑，钉了一具简单的棺材，将他的娃埋了下去。

“我去拉尸首前，就把娃的墓穴给看好了。埋在这里，娃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太阳。”王胡胡说。

“叔，咋没看见表叔妈？”解旺子问道。

“死了，她得了重病，我才不唱皮影了。我有两个娃，一个女女。大娃是个傻子，我走时在窑里面锁着，回去你就知道了。二娃现在入了土了，女女在亲戚家。看起来我有两个娃，可到头来，连给我送终的人都没有了。”王胡胡说到这里，声音有点颤抖。解旺子注意地看了看他，见他颤巍巍地将曾经卷了尸体的草帘抱了过来，放在墓脚下，又抓了一把干柴，哧地点着了。借着火光，解旺子发现他的脸上堆砌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和痛苦，和之前的他判若两人。在草帘燃烧到了一半时，他让解旺子在火上来回走一走，他自己也走了几个来回。按照村里的习俗，埋了死人后，在火上燎一燎，能驱邪禳灾，免得带上邪气。燎完，把火踏灭后，他就带解旺子回家。

回到家里，王胡胡推开关傻子的窑门，点着灯，见他这个傻儿子爬在炕上已经睡着了，手里还拿着半块粗面饼子。王胡胡二话没说，吹了灯，又关住了门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完了，叔这辈子完了。”

解旺子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就说：“叔，如果你不嫌弃我，就让我给你当你娃吧，我给你养老送终。我家里没人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了……”

“娃——”王胡胡突然叫了一声，想说什么，没说清楚，却呜呜地哭了起来：

“娃，你能说出这个话，我就有个活头了……”

“叔啊，别哭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”解旺子见王胡胡哭，禁不住也哭了起来。

待过了头七后，王胡胡拿出了影偶说道：“今晚，咱俩就挑个皮影吧。我平时也是哼哼，可好多年都没动皮影了。虽有几个皮影班子叫过我，也有个秦腔戏班叫我去拉二胡，我都没心思去。一是得照顾我这个傻娃，二是种地走不开。我那二娃，打十九岁就出去闯，再没顾家。家里这一摊子，全靠我支撑。这唱戏呀演皮影呀的事情，再没沾手。现在遇到你，又有这个心劲了。”说着，拿出一沓影偶说道：“你看，这是我这些年抽空刻的皮影。”

解旺子看着这些颜色或鲜或暗的影偶，吃惊地问道：“你还会刻皮影？”

王胡胡说：“以前跟班子时，闲了就玩弄这个。你爷爷也能刻呀。凡是那些老手，都能刻。以后我教你，从赅皮，到雕刻，到染色，我都懂一点。”

王胡胡一边将自己刻的影偶一一给解旺子看着，一边说道：“皮影基本上是一个套路，都是红黄青绿黑五色。绿和红是正色，是喜庆的色调，其他都是配色。”

说起与皮影有关的事情，解旺子就来了兴趣，“叔，那咱们两个试试演唱一下吧，我给咱们挑，你给咱们拉，谁能唱那个，就唱那个。你有亮子吗？”

“有啊，啥家当都有。我置备这些家当，等将来日子好一点了，可以出去演演皮影，散散心，过过瘾。”说着，将亮子拿出来，拴在门口，他和解旺子坐在门内，打算做个简易的演唱。

这时，他的傻娃简着两手笑嘻嘻地过来了，王胡胡给他示意，让他坐在那里。傻子似乎明白，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盯着亮子看。

“叔，咱们演啥呢？”

“你会啥，咱来啥。”

“我啥都会一点，可不太精。”

“会《刘备哭荆州》吗？”

“这个我能挑，唱起来不太专业，还是你唱吧。”解旺子说。

“那你挑，我边拉边唱。”

王胡胡试了试过门，就拉动二胡。虽然没有锣鼓，但解旺子随着二胡的旋律，挑着影偶刘备步履沉重地走出，甩袖，拭泪，仰望天空，这时，一种略带沙哑的、忧伤

的唱腔响起了，如缓缓伸出的一只手，慢慢地抓了解旺子。解旺子感到这只手抓得舒心，愉悦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感。他看了一眼王胡胡，但见他微闭着眼睛，进入了角色。解旺子就专心致志地挑动着影偶，一招一式都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解长春创作的皮影调子一般都帮助唱调，擅长夹杂“哎哎啊啊”等特殊词，形成了一种悠扬的咏叹调。在唱到咏叹段时，解旺子即帮腔助唱。两个一老一小的男人，在漆黑的夜幕下，在简陋的窑洞里，声情并茂地合唱了起来。

渐渐的，解旺子发现王胡胡的眼泪缓缓地从脸上滚了下来，解旺子即想到他二娃的死，想到自家的灾难，心不禁又抽搐了起来，这些灾难，动辄就跃出脑海，成了他心头上挥之不去的痛。因此，在这凄苦的唱段中，看到王胡胡的眼泪，他鼻子一酸，眼泪也出来了，声音立时都变调了。在这个寒碜的窑洞里，他俩泪流满面地唱着。亮子那一面，唯一的观众——王胡胡的傻娃，张着嘴巴傻乎乎地看着，他的表情上既没有悲，也没有痛。

通过演唱，王胡胡对解旺子的同情心开始转变，已经变成了一种欣赏和喜欢。“你是个唱戏的胚子。你爷咋没有把你送进戏班学唱戏呢？”

“爷只想让我学个皮影，说戏班也不好混，不如演皮影简单。”

“那你想不想搞这个事情？如果想搞，我给你找个皮影班子或戏班，你进去混混。我认识几个戏班的人，就看你能不能学得进去。你现在已经十七了，进戏班有点迟了，纵使你的唱腔好，可要舞台上耍人，单靠唱腔是不行的。比如一些伸、收、甩、转、打的动作，需要硬功夫，这个功夫不是一天两天、一年两年练成的。我看还是进皮影班子吧。”

“叔，如果我们家没遭横祸，或许我还真就走了这条路。离家后的一路上，我一直都在做这个打算。可经过刚才我们俩这么一唱，我心里那个难受啊。要是以后天天唱，我怕我扛不住，所以这辈子我不打算再进戏班了。闷了就自己吼两嗓子，打发打发心情。”

“娃，叔没想到你小小年纪，就这么会想事啊。你说得有道理，走戏路，会使你常念及你爷爷，这在舞台上会容易走神出岔子，那咱不想学戏就算了。”

“叔，你听说过刘志丹吧？我想去当兵，加入他们。我从小就喜欢打麻雀，用弹弓打过不少，估计扛上枪，我手艺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听解旺子这么说，王胡胡默然了，他将烟锅伸进烟袋里，用劲一剜，手指一拈，便装好了一锅烟丝，解旺子忙端来煤油灯，给他点上。吧嗒了几口烟后，他才说：“想去的人可多了，我这个刚刚死了的娃，当初就和你是一样的想法。”

解旺子听到这里，吃惊地问道：“难道，你娃也是红军？”

“是啊，正儿八经的红军。六年前，我在华池县城一个财东家拉长工时，听说刘志丹在那一带搞整编。刘志丹将整编后的队伍改称为南梁游击队。当时声势还算浩大，我娃放羊时看到了，就心里发痒，想进去当兵。第二年，听说南梁游击队

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于旬邑马栏镇、凤凰山、焦家坪、五里镇几个地方打死国军五百多人，整支队伍一下发展到了一千多人，后来，还在富县、洛川、中部、宜君、白水五个县连获胜仗，声名大振，事迹也传遍了各地。那年年底，这支游击队又改了番号，叫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。那时，我娃又向我提出去当红军。我想着年轻人是该有点闯头，尽管当兵是流血流汗甚至丢性命的事，可是在我眼里，红军是一支为穷人谋取利益的部队，因此我就同意了。后来经过别人的介绍，我娃进了二十六军，训练三个月后，就上了战场，他们那时在合水拓儿原一带活动。第二年，他们的部队到了照金，我娃那年回家后说，他在照金见到了红军最大的官，还说当红军比当土匪、国军体面得多。之后不久，国民党就调集四个团和六个县的民团分四路袭击照金，我娃所在的分队当时就在照金，遭遇袭击时他们正在吃饭，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我娃也受了伤，好了之后才告诉我的。我娃说，他们五天五夜内几乎没合眼，不是在山沟间躲避敌人，就是和敌人正面抵抗。然而到最后，照金还是不幸失陷，周冬至被杀害了。我娃随刘志丹的人马逃至合水。刘志丹此时发现合水地界内郭辉的民团处于麻痹状态，就突袭合水，占领了县城，过后，又转战庆阳，打掉了谭世麟民团四五十人，并在猫儿沟将八百多名从合水追过来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。听我娃说，那几仗，是他参军以来打得最开心最漂亮的，虽然之前照金失陷导致损失惨重，可后来的这几仗似乎像是老天爷的补偿，使他们恢复了元气。”

解旺子听到这里，说：“合水的那个司令郭辉，我听爷爷说起过。”

王胡胡说：“这个人坐镇合水和宁县，名气也很大。有一阵子郭辉还和宁县的民团联合袭击过红军指挥部，听我娃说仗打得很激烈。咱们这里地大山多，在古代曾是秦直道的过往之地，又位于宁夏、陕西的交界处，聚集在这里的土匪多了，乱子也多。民国二十五年，陕甘宁省成立，在华池、曲子、环县、赤庆、固北等地开辟了新苏区后，一些土匪和地方武装更加猖獗了，动辄抓人杀人，为此陕甘宁省专门成了一个独立师，下设四个团，分别驻守在南梁、曲子、三岔三地剿匪，我娃被分到二团，驻守在南梁，团长名叫方德生。我娃跟着他剿灭过几撮土匪和地方武装。可就在前天，攻打华池老爷岭的土匪寨子时我娃不幸被打死了。方团长给了我一点抚恤金，让我把娃的尸体拉了回来，我也是在那时遇到了你。”

解旺子看看王胡胡，想到他之前两次痛哭的情景，明白了他表面看上去似乎很平静，其实内心因为他娃的死不知有多痛苦，就安慰他说：“叔，虽然你娃死了，可他参加过那么多战斗，很了不起啊。”

“是啊，说起来我娃也是为一方安宁死的，因此我也想得开。拿枪杆子的人，怎可能不挨枪子呢？”

“的确，打仗总会死人的。总强过没预兆地被老天推下沟里好。”

“可你现在的情况不一样。如果你还有家人，那么参军闹革命也是好的，就是支援红军解放咱老百姓，多个人，就多份力。但现在你们家只有你这么一根独苗了，